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

王安石 子雱 唐坰附 王安禮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禄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

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

而無一旦之憂乎顧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勑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勑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

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駮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

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名不赴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吕二族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吕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

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

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䕫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䕫稷禹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懐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䕫稷禹亦安肯苟食其

禄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為合從謀殺傷减二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為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句令

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
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
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
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
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
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
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

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

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户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吕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吕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

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

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騄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

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為人所惑

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措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

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觧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隷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閼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吕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

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斥内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

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
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
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
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
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
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
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

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名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

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

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周公名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故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名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

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
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
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
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
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布言
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
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
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

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横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吕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為綰

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顔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為

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作辯姦論以

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安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名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

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名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

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

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名升殿坰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

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

者雖不肖為賢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為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别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税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

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
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
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
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
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
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
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

檄使佐役後帥吕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令敺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乗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隂徳相與共之初絳專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即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實人猶得非之公藩臣乃欲隃進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名對

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
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
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
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
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
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
顧録録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令一旦致於理恐後世
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貫之卿

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擿使勿救安禮不荅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乗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

朕常謂不應沮格人言人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内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

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宗室令𨱇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

元直安禮視妾既炙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為戒詔從之仍奪令丞俸後宫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壞耶茍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

罪夏國經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其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令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糧今距西征之期纔兩月安

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上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顔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顔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録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録以為式乃與省

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為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臥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禄大夫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畧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作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聞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名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

自代來入未央宫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令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令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默然不悦由是别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

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吕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稱者

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寀　薛向子嗣昌

章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

輙誦稍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凡談佛寺
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灾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
儆之邪因作浮圖灾解凡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
名以凡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戸叅軍和川令歳
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閡
銓格判銓張掞擿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
已捨之薄矣須待之掞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
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祕

閤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灾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

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陜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為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

歴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
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
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
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時熙
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
陽徙河南永興召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駮之改知
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
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

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劾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
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
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
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
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
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
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
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顓

為相顧蘇轍軋已廼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

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為

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彦博吕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

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

堂置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輿戰没惇怒議

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

輕身入敵令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

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
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為清臣姑子田氏外
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
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寃造奇譜以陷劉
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
下侍郎僕射韓忠彦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
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為曾布
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清

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為人寛洪不忮害嘗為舒亶所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之贓則不可再為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清臣為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禄不公於謀國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户叅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
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為誦數之
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
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
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修薦為秘閣
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
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

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寛賸造簿供手實青苗責保任追督苛切其類旁午壽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壽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壽荅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即

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爇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爇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

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欵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猒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猒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葷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宣仁太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

燾以河流入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竊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

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爾令日願自臣草之使朝廷不為姑息而大臣稍敦廉恥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燾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衣交覘其助己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

與諫官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燾不可復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為儀仗使後官有絶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燾為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曰華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禄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燾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内侍出使以所得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閻守懃

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壽謝郝隨得
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為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
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問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
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
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
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
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
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

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為湟州戍守困於供億熹在樞府因議者以為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鄀州之復又

移建昌軍然棄鄱州時壽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靖康時為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

論助役安石使𤩽爲文誥之辭曾布請爲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𤩽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𤩽同修起居注自縣令至是不歲餘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𤩽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於太學朝廷旣復河隴欲因勢截定夔蜀荆廣諸夷𤩽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

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黥徙且破產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户亦每歲納錢乞度寛羡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次升略

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傅致軾於死卒不免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爲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事行其說爲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祿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參知政事改中書寺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璪姦邪便佞善窺主

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

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耶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禄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執政工其員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荊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

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爲臣以爲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㐫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廼加佩魚遂著爲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

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别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

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憸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耶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

二曰倹也葢鍼其失云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
為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
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
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
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
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
方今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

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同修國史遭母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對闕中閱省鹽法苦言者衆神宗謂履自闕來將以為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草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

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顧也遂刋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謙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洪蘇

鄂青州江寧應天潁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為
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
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先是北郊之論
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
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
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
襲行不能全革建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
兹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

惇以爲壯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祇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遠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敢爲陛下論得失乎乞從善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諛俾日邇忠讜疏絕回遹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國是羣姦洞之衝決莫障重爲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璪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讕司馬光者宗孟也許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眞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燾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閒無所匡建

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度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當官蜀乞免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為吏使之察警

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漯一夕復決兵夫芟揵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芘挺凡抗時為廣東轉運使廼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十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

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獘遂絶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陜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户入保戒諸砦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鋭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

督帳下決戰挺伏强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諒祚倚為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為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鎮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别為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

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為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諜告夏人侯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三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

士廣鋭卒徙營衆憚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寺過期輒沒挺爲貸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鎌寧搶皆獲其用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於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

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
帝親臨賜藥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
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譎而多
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
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
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
憫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

睦親宅講書英宗在藩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
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泰
州為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
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埒大以為利
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為市久不償人
無所取資衆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直以止番禺歲運
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為一運擇攝官主
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

廣部去京師遠不即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爲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靣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迎問之抗推原變異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爲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輙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

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扃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狥莫敢奸令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為家人言感念歔欷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於便室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謚吳奎曰抗以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叅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陜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又法所及

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孚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

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覊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内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古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

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旣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逵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

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
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
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壓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
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披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
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渡洮為之援餘
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
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
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

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陿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

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令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又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絶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

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捃官吏細故韶欲罷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

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寛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令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悦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

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續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子十人厚寀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

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
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
公事會羌酋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
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
九月次青廣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
懷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
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懷德而貶厚
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

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懐徳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懐徳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髙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畧安撫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於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

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争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强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兹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

大軍趣鄜州酉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鄜州超拜厚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
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
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即納欵還厚
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
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
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

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為乃驗外間讙傳浸淫徹禁庭
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
弗許戸部尚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爭進絶還往神降
寀家使因昺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
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浹不能對
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寀風儀既高又
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内殿致天神靈
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㑹寀當

立敗即白帝曰寀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寀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閽卒獨聽寀入帝齋待敬潔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寀大理獄成棄市𥁞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爲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有商胡齎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諉胡人者鞫之果妄爲邠州司法叅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

洎行邊向詣洎陳三弊言令板築暴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令西鄉設守是為棄關內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欲因事為邪并治于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榷貨務連歲羡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凡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

象將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議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詣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為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貰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為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歲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

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為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寃脫六囚於死入為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

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為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卧驚而死罷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為陝西轉運副使進為使厚陵役費其助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為最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

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狥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陜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即罪之神宗知向材以為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歴歳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為主者冐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為立等式用所漕物為誅賞遷天章閣待制

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甞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濫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横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

送瀛州戮於市址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㸃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彊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傲倖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斡局絶人尤善商財討筭無遺䇿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閒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

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啟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錄其言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陜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為左司郎中擢徽

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
寘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
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
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
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
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
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
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為待制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

遣譚積銜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青焉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為侍御史忤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楶以叔得集蔭為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封對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寃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陜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為考功吏部右

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粹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粹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潴水夏人馬飲者多死

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粲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粲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

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滌迎擊敗之旣而環慶鄜延河東熙和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滌諜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十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親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滌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滌

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粢立邊功為西方最時章惇用事粢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為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縡為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曰莊簡賻恤甚厚粢七子縡綜綡綰綖縯縝

緈綜最知名緈繇推官為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権知楊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緈飭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緈得訴者所持舊鈔為錢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緈降兩官綜第進士歷陜西轉運判官入為戶部員外郎中書

侍郎劉逵之妻綜姊也逵漸復元祐之政綜多贊之蔡京欲擠逵且惎綜不附已使其黨攻之出綜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宫綜歷通判常州綰知丹徒縣綖簽判西安州績簽判蘇州滐孫芨承奉郎盡監蘇州稅俱列士顯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綖居蘇州或得私鑄錢數巨瞿京風言者誣綖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别遣孫傑鞫之傅致如章

縱刺面配沙門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竄綷台州綜秀州綡温州綰睦州縯永州芟處州盡均州官司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寃之孫傑擢龍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縱常州綜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頊之縱改授内殿崇班綜祕書省校書郎遷戸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譚鎮宣撫燕山請綜為叅謀加右文殿修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稹以錯置乖方罷綜落

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鋭然欲復河湟平
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楶輩起諸生委裦衣樹勲戎馬間
世非無材顧上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
敵楶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邊
饟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
龍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壯伐廼
悖於向可勝誅耶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冡以

左道殺縱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